



语文教师小丛书

# 经典常谈

朱自清 著



商务印书馆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语文教师小丛书

# 经典常谈

朱自清 著

 商务印书馆  
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典常谈 / 朱自清著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7  
(语文教师小丛书)

ISBN 978-7-100-12994-7

I. ①经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古籍—  
介绍—中国 IV. ①Z8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0176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语文教师小丛书

经典常谈

朱自清 著

---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12994-7

---

2017 年 7 月第 1 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张 5 3/4 插页 2

定价:26.00 元

## 出版说明

本馆历来重视教育，自1897年创立迄今，以“昌明教育，开启民智”为宗旨，始终肩负中国新教育出版重任，编辑出版中小学、大学各科教科书，教学参考书，师范用书，移译各国教育书籍，分类编纂，精益求精，尤为教育界所欢迎。

我们确信，无论时代潮流如何变迁，教师始终应当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。语文学科具有基础性和综合性的特点，语文教师尤其需要广泛吸取各类有益的思想文化知识，充实自己的头脑。承载这类知识的图书品种十分丰富。那些为语文教师所公认的经典好书，蕴含着丰富的知识思想和学术价值，值得反复阅读。过去，这些书或以单行本印行，或收入其他丛书，从语文教师文化知识积累角度而言，难成系统，不便于收集和查考。为此，我们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从满足语文教师专业成长需要出发，选择语文教育相关领域中为学界所公认和熟知的大家经典，汇编成“语文教师小丛书”，陆续编辑，分辑印行，以期相得益彰，蔚为大观，既便于教师研读查考，又有利于文化积累。

晚清教育家张之洞说过，“读书宜有门径。泛滥无归，终身无得；得门而入，事半功倍。”愿这套丛书能够为语文教师指示一条读书的小径。希望海内外教育界、知识界、读书界给我们批评、建议，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2017年1月

# “没有经典，我们会停止思考”

陈文忠

## 一、《经典常谈》75 年阅读史

作者是作品的第一读者，也是其作品最权威的阐释者。1942年初，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了《经典常谈》并写了“序”，这部著作迄今已有75年的生命史，同时也已有75年的阅读史。《经典常谈》75年的阅读史，折射出的是一百多年来，在整体性反传统主义背景下，在持续不断的“废经”声中，有眼光的新文学家和现代学者，为经典辩护，为“经典训练”辩护，为传统文化辩护的曲折历程。不过，这是一个欲说还休、进一步退两步的艰难历程。

朱自清的自序，是为《经典常谈》辩护。他的辩护，可概括为三点。一是写作此书的目的：“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，经典训练的价值

不在实用，而在文化”；二是写作此书的理由：“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，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，而且扩大了范围，不以经为限”；三是此书的自身特点：经典训练需要理想的经典读本，“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”<sup>①</sup>。这三点辩护，前后两点明确地道出了本书的意图和用途，对我们今天阅读此书，依然是切要的指导原则。不过，把“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”，作为写作此书的理由，虽然说得辩证而机智，但无论如何，总让人有一种底气不足，强为之辩的感觉。“读经的废止”，就是“不读经典”；“不读经典”，又怎样进行“经典训练”呢？进而，既然“废止”了读经，再去“训练”读经的能力，还有什么用呢？

然而，只要我们了解了民初以来一拨又一拨的“废经”运动，了解了“五四”以后新文学家们批判“四书五经”，批判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，就能理解同样是新文学家的朱自清，为什么要用“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”这句机智的矛盾语来为《经典常谈》辩护了。朱自清当然比我们更清楚这一背景，《序》中的下面一段话，正概括了此前三十年“废经”与“读经”的交锋史：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朱自清全集》（第6卷）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4页。

我国旧日的教育，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。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，自然偏枯失调；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，学生食古不化，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。新式教育施行以后，读经渐渐废止，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，可是都失败了，大家认为是开倒车。另一方面，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有“使学生从本国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”的话，高中的标准里更有“培养学生读解古书，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”的话。初、高中的国文教材，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。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。<sup>①</sup>

这段话一波三折，意涵丰富。首先，朱自清站在新文学家的立场，批判了旧日“读经教育”的偏枯失调；这实质也是民初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“废止读经”的基本理由。接着，回顾了民国以来“一两回”读经运动“失败”的历史。仔细说来，不是“一两回”，而是“三回”：一是民初（1912年前后）康有为与“孔教会”的“尊孔读经”；二是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朱自清全集》（第6卷）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3页。



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章士钊主政教育部时决议中小学的读经；三是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教育杂志》辟“读经专号”讨论学校的读经问题。三十年“三回”的读经运动，都“失败”了。其中，“十四年的读经”为时最短，影响却最大。因为，鲁迅写了《十四年的“读经”》，对读经和读经派作了最彻底的批判。鲁迅的判词，影响了此后近百年的“废经”史，也影响到《经典常谈》75年的阅读史。不过，首先影响到的应是《经典常谈》的写作，这时朱自清只能搬出“教育部制定的课程标准”来为自己辩护，并最终说出了“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”这句机智的矛盾语。一个学者搬出教育部门的“红头文件”来为自己的学术行为辩护，这无论如何让人有一种学理不足、底气不足之感。不过，了解了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，我们就知道，这是深知传统不能割裂，薪火必须相传的朱自清，所能说出的最圆融、最智慧的话了。在稍后发表的《古文学的欣赏》开头，朱自清几乎用同样的理由来为自己提倡“古文学的欣赏”作辩护。

叶圣陶是除作者之外，《经典常谈》阅读史上，最重要的“第一读者”。1945年，他写了《读〈经典常谈〉》，1980年，他又写了《重印〈经典常谈〉序》。在我看来，这两篇文章显示出叶圣陶对经典和读经的态度，在朱自清

“进一步”的基础上，似乎“退了两步”。1945年的文章中，叶圣陶认同朱自清“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”这句开宗明义的话。然后，笔锋一转，又对直接的“经典训练”作了坚决的否定：“可以干脆说一句，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。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，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人们又指导得法，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《论语》《庄子》，却能知道孔子、庄子的学说；一辈子不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。”<sup>①</sup>这显然是有违朱自清通过《经典常谈》“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”的“本心”的。1980年的“重印序”，叶圣陶似乎又后退一步，他说：“在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，我对朱先生和我自己的这样考虑——就是，经典训练是中等教育里的必要项目之一——想有所修正了。”“修正”后的结论是：“我想中学阶段只能间接接触，就是说阅读《经典常谈》这样的书就可以了。”<sup>②</sup>

20世纪的中国语文教育，是以反传统为背景的。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从“读经”到“废经”；二是从“文言文”到“白话文”；三是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，强

---

① 《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》，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35页。

② 同上，第120页。

调文学的独立地位，把“文”从“经、史、子”中独立出来。深入了解这一教育文化背景，了解1945年和1980年的社会思想背景，叶圣陶的“退两步”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“第一读者”的意义，在于奠定阅读史的基调。叶圣陶的看法，以其在语文教育界的崇高地位，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经典、对“经典训练”、对《经典常谈》的看法和评价。二十年后的2011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把《经典常谈》收入“蓬莱阁丛书”出版，钱伯城先生撰写了长篇“导读”。“导读”开篇，钱先生细心地指出，《经典常谈》“可以同时适应三个层次读者的需要”；继而谈到“经典训练”问题，钱先生马上亮出“废经”的坚定立场：“我们知道，经典训练并不就是恢复读经教育。恢复读经教育是开倒车，这是‘五四’运动早已解决了的问题。”<sup>①</sup>转而，钱伯城先生以大量篇幅指导我们欣赏《经典常谈》的“散文特色”“通俗化手段”，以及“采择近人新说”和朱自清“平和宽容”的学术气度等等。钱先生的这些论述精辟而精彩，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作者，认识作者的学问，认识作者用散文手法介绍古代经典的本领。然而，我总感到有

---

<sup>①</sup> 钱伯城：《〈经典常谈〉导读》，朱自清撰《经典常谈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3页。

一点缺憾，那就是没有像朱自清所期望教育者的那样，最终目的是“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”。

回顾《经典常谈》75年阅读史，可以发现，从朱自清、到叶圣陶、再到钱伯城，有一个共同立场，那就是首先坚定撇清与“读经”的关系，然后再来谈经典，谈“经典训练”，谈《经典常谈》。那么，“读经”真的那么可怕吗？不“读经”怎么进行经典训练？“四书五经”究竟是洪水猛兽还是民族瑰宝？

## 二、“没有经典，我们会停止思考”

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语文教育史，是“废经”与“读经”的交锋史。自民国初年废止读经后，几乎每十年就有人发起一场读经运动。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伴随着“国学热”，读经活动在民间兴起，在社会推广，并逐渐深入校园课堂。

从晚清民国到改革开放后的共和国，为什么不断出现国学热，为什么不断有人发出读经呼声？对这种不断出现、不断重复的文化现象，是不能简单斥之为“复古”“保守”“开倒车”的，其深层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实质，需要我们认真思考。子曰：“道之将行也与？命也；道之将废也与？命也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一种思想观念或学术思潮

的兴起和衰亡，无不具有社会文化的必然性，其背后无不体现了特定时代人们的心灵诉求。

美国学者哈罗德·布鲁姆，是当今西方世界呼吁“读经”的著名学者。他在研究西方文学史上“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”的《西方正典》中，有一句结论性的名言：“没有经典，我们会停止思考。”<sup>①</sup>为什么“没有经典，我们会停止思考”？实质上，歌德老人早已给出了回答：

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，没有不是被前人思考过的；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再思考而已。<sup>②</sup>

歌德所说的“前人”，指的是哪些人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一直处于笼统理解的状态。当我读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，了解了关于“轴心时代”的深刻论述，恍然大悟：歌德所说的“前人”，就是雅斯贝斯所说的“轴心时代”的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。

人类历史的“轴心时代”出现在什么时期？雅斯贝

---

<sup>①</sup> 哈罗德·布鲁姆：《西方正典——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》，江宁康译，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29页。

<sup>②</sup> 歌德：《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》，程代熙、张惠民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，第3页。

斯认为，可以“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 800 年至 200 年的精神过程中，找到这个历史轴心。正是在那里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，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。”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，人类最不平常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期。例如，“在中国，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，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，包括墨子、庄子、列子和诸子百家，都出现了”；总之，“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，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源端。”<sup>①</sup>这也是轴心时代最重要的特征。

雅斯贝斯进而指出，“轴心时代”的文化，在轴心期以后的世界历史中，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他写道：

直至今日，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、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。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，并被它重燃火焰。自那以后，情况就是这样。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，或曰复兴，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。<sup>②</sup>

---

① 卡尔·雅斯贝斯：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，魏楚雄、俞新天译，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，第 9 页。

② 同上，第 14 页。

雅斯贝斯认为，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有一种不断回顾“轴心时代”的文化冲动，从中获取重新出发的“精神动力”。中国文化的“轴心时代”，就是“六经”的时代，就是“诸子”的时代，就是“孔、孟、老、庄”的时代。在我看来，20世纪中国不断出现的国学热和读经运动，正是这种回顾“轴心时代”的文化冲动的表现，其深层动机就是从中获取重新出发的“精神动力”，从中获取历久弥新的生命智慧。“发思古之幽情，往往是为了现在”，雅斯贝斯的思想，同样包含在鲁迅这句智慧的格言中。

“现代人”是多么傲慢啊！傲慢的现代人无不抱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偏见：既比上一个时代的人更聪明，也比下一个时代的人更睿智。真所谓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自我为老大！在傲慢的现代人看来，历史从我开始，我在开创未来，几千年前的古人古书，怎么可能为现代人指点迷津，怎么可能给现代人以智慧启迪？

然而，《圣经》作了肯定回答：“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；已行的事，后必再行。日光之下，并无新事。”谢灵运作了肯定回答：“谁谓古今殊，异代可同调。”钱锺书作了肯定回答：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。”这是古今哲人对文化的古今相通性的肯定。

为什么文化具有古今相通性？为什么我们需要到经

典中获取重新出发的“精神动力”？朱自清说得好：“人情或人性不相远，而历史是连续的。”<sup>①</sup>我愿对这句“常谈”更进一解：文化是生命的升华，生命的一次性决定了文化的重叠性。个体生命的有限一次性，决定了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；而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，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层累重叠性。扩而言之，人类文明五千年，个体生命一百年；个体生命是重复，文化生命是重叠。因此，五千年的哲学史，是百年人生问题反思史；五千年的文学史，是百年人性情怀咏叹史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五千年的人类文化，只有一百年的生命长度。因此，每一个现代人都能够，以个体百年生活史，理解五千年人类哲学史；以个体百年情感史，体验五千年人类文学史。

杜牧《阿房宫赋》曰：“嗟呼！一人之心，千万人之心也！”陆象山《杂说》曰：“千万世之前，有圣人出焉，同此心同此理也；千万世之后，有圣人出焉，同此心同此理也。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，同此心同此理也。”其深层根源就在于此：即生命的一次性所决定的文化的重叠性。因此，历史是教育的核心，经典是智慧的源泉；割断了历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》（上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27页。



史，失去了经典，我们将一无所有。“历史从我开始”的无知之见，是以庸俗进化论为基础的线性时间观导致的对人类智慧史的误会。

### 三、没有诠释，经典将失去意义

美国学者爱德华·希尔斯在《论传统》中论及“真正的传统”时指出：“原始经文和对其所做的诠释都是传统。……这种‘传统’就是对经文累积起来的理解；没有诠释，经文将只是一种物件。经文的神圣性使其与众不同，但若没有诠释，经文便毫无意义。”<sup>①</sup>经典和对经典的诠释延续着传统，形成“真正的传统”的双重结构。

为什么“没有诠释，经典便毫无意义”？首先，经典是沉默的，诠释使它开口说话。一种文化的活的生命力，并不无条件地表现在这一文化遗留的典籍文字中，而是表现在由该文化典籍所体现出来的普遍的精神价值中。然而，该文化的典籍文字是不会说话的，只有该文化中的人不断对典籍文字进行充满存在感和历史感的诠释，典籍文字中的普遍的精神价值才会被激活，这一文化才会具有活生生

---

<sup>①</sup> 爱德华·希尔斯：《论传统》，傅铿、吕乐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18页。